

卷六

書名 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晉 杜預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297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7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
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

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經傳

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

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

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

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

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

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

湘三年
盡六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經之首時必書王明

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

書王贏齊邑今泰山贏縣○經三年正月從此盡十

傳以為義或有王○元經之至贏縣○正義曰桓公

字者非贏音盈○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

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
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
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
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年有王所以治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
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
王以王法終治相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
不書王祇君易初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王正
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相杜以正是王
歷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
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
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者王不班歷故也劉炫規
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有國之大
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無王以後王乃是有
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
閏杜云魯之司歷頃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
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
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
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
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
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
欽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闕於魯魯人

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
稱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
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天正若歷爲王
月雖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
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爲王於是始悟十
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爲王班又稱魯
輒改之不以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爲王班又稱
其事非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
其不書王非是經也此闕文必以爲失不班歷者
此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
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
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相晉文以
戴天子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
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遷稟天子正朔所以有
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
公

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軟血也

蒲衛地在陳晉長垣縣西南約如字又於妙反軟所洽反垣音袁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註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

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

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其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

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

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

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

乃成望望為日光所照友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

日之衝為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

闕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

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亦有不合食

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

日月適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在望則月食交在望後

望則月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在望則月食交在望後

望則月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在望則月食交在望後

望則月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在望則月食交在望後

有年

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疏

有年○正義曰年訓

其歲穀一熟之義故木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杜預穀梁為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相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為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為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飢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鸛鵒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鸛鵒不宜有字為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鸛鵒俱是異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

為右

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

也右戎車之右

疏

武公至之右○正義曰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世本世家文也

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

逐翼侯于汾

隰

汾隰汾水邊

水名下濕曰隰

疏

正義曰釋例

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

河平陽至河東汾陽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涇曰隰

知分隰汾

疏

驂絙而止

疏

驂駢馬○驂七南反絙戶

疏

也初驂駢馬○正義曰說文云駢駢旁馬是駢駢為一

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為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駕三

為驂故也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駟馬則謂之驂詩
每亦無驂是如舞二馬皆無驂禮記稱駟馬而謂之一馬
之容故少儀云夜獲之及樂共叔共叔相叔之傳
樂賓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
獲而死同殉似俊反○會于羸成昏于齊也註公不
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音介○至禮也
○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
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
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
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
耳○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

郕杞求成也註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

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註昏禮雖奉時君

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

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好

呼報反○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君

之好是稱先君為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

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其

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其也請納

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

室其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

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

以為禮辭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
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
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註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
于謹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公女疏凡公至送之○正
耦先以敵國爲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
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
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鑑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
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
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
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
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
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
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是也○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註古者

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

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故傳以致夫

人釋之疏古者至釋之○正義曰經書來聘傳言

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

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

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

國而來則摠曰聘是詳內略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

以致夫人○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

逐之出居于魏註爲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

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芮如銳反國名疏明至

北縣。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本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名謚，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註：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

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

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戶雅反。又夏

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習兵於

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

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

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

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為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

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

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

時也。周禮大司馬：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

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代

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

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

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

非地，故知此即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

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

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樵蒐于

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

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

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為之，僖三十三年

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註：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

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

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

遠者亦是議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

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

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三年芮伯出

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書名

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

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

起文故但書正月 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起文故但書正月 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起文故但書正月 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起文故但書正月 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起文故但書正月 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起文故但書正月 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起文故但書正月 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起文故但書正月 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

而來告故書 外相至故書 ○正義曰傳言朝經

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言如獨

言外朝聘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

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君

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致

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
書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未必
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
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
訖乃告但略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
者傳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注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
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疏至出聘
○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
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老子代父從政
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
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
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
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父老來聘
或當然

陳桓公注無傳

城祝丘注無傳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注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

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從如字又才用反

大雩注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雩音于祭名見賢通反

螽無傳螽蟥之屬為災故書○螽音終蟥相魚反疏至

故書○正義曰釋蟲云螽蟥蟥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螽蟥陸機毛詩疏云蟲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腹鳴者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狀如螽蟥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螽蟥土螽樊光云皆螽蟥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蟥以包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

為災
故書

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實來書也曹國

今濟陰定陶縣勞反陶同州公如曹○正義曰周禮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

傳曰天子三公無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

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

後祀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外

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註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

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

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

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

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殷之

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

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

春秋之說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

公之官若魏公之法進爵為公未可知孰是或可常為三

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

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有州有何

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庶廣安得爵為上

稱文公子明佗非相公母弟也免相公太子○佗大

音問父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疾反免

音甫曰鄭玄論語註云○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

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

政○襲○奪不使知王政○正義曰隱三年傳稱

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界號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

之○八年傳曰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

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然

則號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

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秋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軍陳人屬焉○註黑肩周相公也鄭子元請為左拒以

當蔡人衛人○註子元鄭公子拒方陳○拒俱庸反下

文之陳○及註同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

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註不

能相枝持也○卒尊忽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

之○註萃聚也集成也○萃似曼伯為右拒○註曼伯擅

伯○曼○因曼伯擅伯○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

殺曼伯○一入也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

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

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

關漏也五入為伍此蓋魚麗陳法麗力知反註同

反疏有司馬至陳法。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

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故獲其法乃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獲其法凡一百五十篇號曰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是彼文戰于繻葛註

也五人以為伍周禮同馬序官文也

寫鄭地音須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註旂旂也通帛為

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旂旂也通帛為

大木置石其上發機旂旂也通帛為

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旂旂也通帛為

而鼓望旗之類故知旂為旂也旂旂也通帛為

從於旂旗之類故知旂為旂也旂旂也通帛為

旂云通帛為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師也旂旂也通帛為

旂或載物衆者畫異物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大夫或戰

旂而此軍得旂者旂二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

中軍風于澤亡大旂之左旂是知戰必有旂故以旂

為旂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

陳之上猶自用旂指麾今時為軍猶以旂麾號令故

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為號令也賈逵以旂為發石

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礮敵與賈同也案范

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礮也發石非旂旗

之此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且三

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

拒準之為擊鼓候也註以旂說為長故從之

蔡衛

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

軍射食亦反中丁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

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

於此收兵自退敏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

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

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

仲字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仲足此祭仲足也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未反也下句更言
秋大雩則秋末為末註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
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 ○秋大
下文更云秋者自為欲顯天時更別言秋

雩書不時也 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

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

於凡事 用反 重直 疏 十二至凡事 ○正義曰上既言

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

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

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註自凡祀啓蟄

釋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凡祀啓蟄

而郊 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

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反 正音 疏 言凡至南郊

句謂雩嘗也雩是祭天羣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

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

人鬼曰享對則別為三名散則總為一號禮諸侯不

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

傳者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註言

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總

包天地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國皆行及王

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總包天子諸國則有

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則

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施羣祀不錄可知也初

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初

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

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

蟄為正月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

以雨水為正月月中驚蟄為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

按今歷正月雨水為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

小雪中註皆以此四句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

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

春大統六

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為正月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
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
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
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
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謂十月始蟄
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
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
驚而走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為正月
中閉蟄為十月中也註以閉蟄為十月而釋例云十
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蟄蟲啓
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蟄蟲啓走出十月半
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
是祭限次月月中氣乃為過時既以閉蟄為建文之
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
得祭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
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祭也釋例又曰僖公
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

不可郊也以其卯之月猶可知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知
也正由節節郊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
為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
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四時間之以閏月故
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
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為正也土功作
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
用水昏正而我日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
時皆不以月為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禮不
故以月為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禮不舉天
禽以享禮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
祭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蠶言其下限也下
限至於仲月則上 limitation 起於孟月蠶起建亥之月則蠶
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律謂建酉之月亦是下
也若仲是下 limit 則周之正月得為祭祭春秋之例得
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月蠶者釋例云經書正月月
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月復蠶此為過祭若但書夏
月祭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祭而繼書五

月月蒸以示非時并明再蒸漬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
月節有前月耳若使節前月節明涉其中節故識秋大雩
是建午之月而傳言不時明涉其月此月則當卜
例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之月不得此月則當
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書不時此月則當
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不涉秋
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初節則不
矣如也此傳註必是建寅之月方始涉初節則不
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矢
祀帝於郊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
之六月日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
正月日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
祖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謂魯郊以
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謂魯郊以
否未必所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謂魯郊以
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禮記七年傳孟獻子
兩說必有所傳者若七月而郊則亦應書何以
郊矣

七月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
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
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
謂正月為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
掌相絃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
君見絃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
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文
書多用識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神大
又有多方之祭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
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帝比辰之星也月
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天皇帝比辰之星也
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
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
白帝曰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
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
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為義而
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晉武帝
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

王肅之外孫也。秦始皇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

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見賢遍反。註同

疏 龍之宿見至膏雨。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

膏雨，遠者豫為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

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其雨

為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有言

雲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

侯雲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

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

之秋。五月之中而早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此

以龍見失之矣。杜君以為月令素去非是，周典穎子駁

意欲為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

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為強牽天宿以附會不韋

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

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

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註

始殺而雩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

聿於宗廟。○建酉至宗廟。正義曰：聿者薦於宗

也。詩稱八月其穫，獲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為建

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兼穀蒼蒼白露為霜



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掌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掌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掌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下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然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掌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掌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掌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掌鬯建酉之月，兼殺蒼蒼白露為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為此言也。



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掌乃閉蟄而丞。是建未之月，故註云：先其時亦過也。閉蟄而丞。

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丞祭宗廟。

釋例論之備矣。字林方結反，又必結反。建亥至。

義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

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蟲明也。

盟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註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出言啟戶，故蟄言閉。

戶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過則書。卜日有吉，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祭為烝。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冬。

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冬。

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冬。

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冬。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注淳于州國所都城

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度待洛反復音服後不音者皆同難乃旦反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注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

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交從可知省所景反寔特力反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注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戌嘉

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

以非時簡車馬

。閱音悅大閱。正義曰公狩于即公

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闋車馬
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闋車馬何則怠慢
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
之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
戰之事主為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穞亦主為遊
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家之常禮公身雖在
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邾子家會公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不書
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闋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
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齊為至
車馬。正義曰大閱之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闋兵必
有所為傳不言其意故註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
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戌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
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齊衛來戰于郎知
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

注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

傳例在莊二十二年正義曰殺
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陳代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
是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

九月丁卯子同生注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

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

太子者書始生也適丁歷反傳注桓公至生也

長子於法當為太子故以太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
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太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
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
得即為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
不言太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
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
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
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終身所生此註云子同

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太子之禮亦不書也

冬紀侯來朝

僖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注亦承

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

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楚武王侵隨注隨國今

義陽隨縣注姓不知始封為誰隨以此年見傳僖二

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為楚之私屬不與
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
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諸侯哀元使遂章求成焉注

遂章楚大夫委反遂于軍於瑕以待之注瑕隨地下加

反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少詩

及下同後關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

我則使然關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

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來謀我故

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修

大也亮反註同音如字修昌氏反又武氏反

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齎飾以張之註羸弱也羸

及下同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

大夫季梁隨賢臣且子余反關伯比曰以為後圖

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

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

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

以終始之浪反杭苦以為至其君。正義曰言此計

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

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希後日之

利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

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

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

祝史正辭信也註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

欲註逞快也○餒奴罪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

也註詐稱功德以欺鬼神○矯居註天方授楚○正

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間食子男之地至此君始

疆盛威服鄰國似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臣聞至

可也○正義曰臣聞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

道大國淫辟如是不乃得為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

楚未為淫辟隨道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為

道之事道猶道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

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

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

心為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為信謂言不虛妄也在

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

正其言辭不欺細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饑餓

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

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

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

楚君之下公曰吾牲拊肥脂粢盛豐備何則不信註牲

牛羊豕也拊純色完全也脂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

曰盛○拊音全註牲牛至曰盛○正義曰諸侯祭

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其祭祀之牲拊祭用純色

故知拊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曲禮曰豚曰脂

肥知拊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曲禮曰豚曰脂

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脂案禮記豚亦稱肥非

獨牛羊也案是黍稷之別名亦為諸穀之總號祭之

用米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粢案是穀之體也盛謂

盛於器故云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註言鬼神之情依

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傳廣也碩大也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蠱也謂其備腍

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腍其實皆當兼此四謂

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

無有所闕畜吁又反下皆同蕃音煩癘七木反本

肥也疥音界癘息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

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

嘉粟旨酒嘉善也粟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譴戾也馨香之遠聞

他得反聞音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禮絜敬也九

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

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

者也九族杜釋與孔安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民饑餒也

音飢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

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夫民至於

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

成就然後致孝卓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
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為立嘉
名以告神季樂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
曰博碩肥腍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
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傳碩肥腍者由四種之
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偏安
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
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
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理埽刷依法故皮
毛身無痠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
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
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
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糴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
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為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
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
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果善味美而已乃
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

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
則酒食腥臃臝臠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
香無腥臃臝臠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
馨香總上三者由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
其三時使農無廢業脩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
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絜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
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
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為無違上之心而
鬼神乏主百姓饑餓民力彫竭不得為年歲豐也民
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
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修政撫其民
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為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
禍難也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言民食多告
酒嘉言民酒多而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
米粟為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
和之意○雖告至所闕○正義曰劉炫云杜以博
碩肥腍據牲體而言李梁推出此理嫌其不定故云
其寔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之形貌而季

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
畜既大而滋息也傳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
多碩大蕃滋皆復語也病畜之小病故以爲齊
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嘉善至敬也
○正義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爲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
○酒案詩實穎實栗與田事相連故栗爲謹敬此栗與
嘉善旨酒相類故栗爲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
○栗與此相似劉炫以栗爲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
○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
愛而加教故以義爲友但兄弟相敬乃有長幼尊卑
宜弟之於兄亦宜爲友但兄弟相敬乃有長幼尊卑
故分出其弟使之爲共言敬其兄而友愛○
至族者也○正義曰釋詁云裡敬也故以裡爲
隱十一年註云正義曰釋詁云裡敬也故以裡爲
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
乃異姓有屬其子爲一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昆
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

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昆弟適人者
與其子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母
爲一族案禮總序九族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
姓謹案禮總序九族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
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之同姓鄭駁云玄母有
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
沉爲異族其子則然婚禮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
虞欲及今三族未有異姓其服皆總禮雖記下總麻
云三族不當有異姓其服皆總禮雖記下總麻
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其服皆總禮雖記下總麻
小宗伯掌三族之列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
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
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昭然
註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九族爲高祖至玄孫昭然
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爲
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
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

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稟承也
子至玄孫已之所生有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
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後上遺父母下棄子孫
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
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為昏必三十而
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
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
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為不相值矣若錄
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
為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
有服而異

族者也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齊欲滅
紀故來謀之 ○難乃旦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

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

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甲首被甲者首 ○帥所

於是諸侯之大夫戌齊齊人饋之餼 ○生曰餼

○饋其姬反遺也餼 ○使魯為其班後鄭 ○班次也魯

許既反牲腥曰餼 ○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戌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

○班次至闕文 ○正義曰劉炫云在戌受饋而使魯

為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戌陳書經此戌齊亦宜書

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十

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

無魯事之驗魯必 ○鄭忽以其有功也忽故有郎之師

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

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言求福

由已非由人也。○妻七計反。下及註同。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

子曰善自為謀。○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

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佗女妻之固辭人問其。

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

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

忽出奔衛傳。○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

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註大牢牛羊豕也。

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接如字鄭註禮記作。○大

適也。○正義曰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為大

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為少牢以牲多少稱

大小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

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

故因以為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

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

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人接子擇日鄭云

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為

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

亦以接子為文其寔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鄭玄云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特

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皆降等。○士負之士妻食之。○註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

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食音嗣弧音胡蓬步。

工反射天地食亦反。○禮記

世至乳母○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玄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祭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衆而治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阼才反義曰乃降以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几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音類以

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文至名發○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

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慶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

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

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

居立○若孔至居立○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居立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

汗頂故因名曰丘字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

饋之魚因名之曰鯉音里若伯至曰鯉○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

年十九娶於宋升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註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取於父為類註君子同生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

有與父同者不以國註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

也疏國國君至名也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

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

晉之徒皆以他國為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

子不得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山川者亦謂國內之所主

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

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

以隱疾不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

子亦不得以國為名其言廢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

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為之廢也然則臣民之

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且魯山得以此立不以

為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

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註隱痛疾患辟不祥也疏隱

痛至祥也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

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何可指適此則無

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

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黑曰使有晉國故

命之曰黑臀黑肱此與叔震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

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

如有隱憂且隱為痛也以痛疾為不以畜牲註畜牲

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為辟不祥六畜疏畜牲六畜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

畜為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

馬牛等六者為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為畜共用

則為牲故并以**不以器幣**註幣王帛疏正義曰周禮

六畜解六牲以幣主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

之屬也以幣以幣為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周人**

虔以為祖且疊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為名也**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註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

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

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

高祖皆不敢斥言○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衆家多

反本又作殉同疏周人至諱之○正義曰自殷以往

故為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

神子生三月為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

辟為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

君父至斥言○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

名君父生前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

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

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

順故斥其名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

將載晉侯緘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註云在君

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

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為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

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

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為之諱故

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

不斥死復為之加諱欲表為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

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

門皆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

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

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
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諱
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
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
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
之無容不為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
下皆為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
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離離大祖祭文王之廟也
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臨人有昌本之直七月
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膺發烝民詩曰四方爰
發皆不以為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
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
諱臨文不諱是為詩為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
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
稱名告眾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
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
名口改為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
某武成牧誓則宜諸眾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

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故以

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正國不廢名受之

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為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

若未卒之前諱以本國為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

唐叔封唐燮父雍晉若國不可以官則廢職以山川

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義曰改其山川之名○正

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之者漢文帝諱恒改北

嶽為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

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以畜牲則廢祀

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名猪則廢猪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

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義曰祀以牲為

廢司徒

主無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總之

宋以武公廢司空注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

武廢二山注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教更

以其鄉名山○教五疏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教

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

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

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

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

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

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失禮而云

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是以大物

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為慙耳

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注物

類也謂同日疏云物類也謂同日正義曰魯世家

故名之曰同是知同物為同日○冬紀侯來朝請王

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為類命也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

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注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

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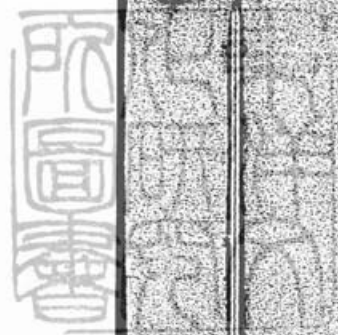
春秋圖六

卷六

六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